

“亲”在行动上 “清”在骨子里
——浙江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何玲玲 王俊祿

浙江拥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干部与民营企业家如何“相处”? 2016年3月份以来,浙江立足本省实际,推进建立既“亲”又“清”的新的政商关系,在深入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同时,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今,浙江政商之间的交往,“亲”在行动中,“清”在骨子里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

一年磨破五双鞋
乐当项目“店小二”

作为浙江省级“特色小镇”,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国美妆小镇”,总投资65亿元,主要做引进国内外高端化妆品终端、配套产业,是浙商回归重点项目。为了让项目顺利落地,埭溪镇园区办主任沈培强在工地与村道之间,不知跑了多少趟。“晴天跑工地,抓难点推进;雨天趁老百姓在家,登门做前期工作。”

在沈培强的办公室一角,摆着他办事的“行头”:雨伞、雨鞋、布鞋和运动鞋,“跑工地和村里,运动鞋和布鞋顶事。”记者看到墙角处有五双休闲鞋,有的鞋后跟磨得露出了鞋垫,有的是鞋底和鞋面开裂。“不能当‘用手掌柜’,要做好民间投资、项目服务的‘店小二’,把项目落实做好。”沈培强说。

磨破了“五双鞋”,干部甘当“店小二”,是浙江“亲”“清”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怎么“亲”?多位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亲”就是对人真诚、坦荡,积极帮助创业者解决实际困难,为经济发展助力。但“亲”更要“清”,要清白、要无私。

台州市已给今年全市干部工作定了调,即“大抓项目年”。新年伊始,人称“项目书



记”的台州市委书记王昌荣尤为繁忙。在每周的日程安排中,从项目引进、落地、建设乃至投运,他都要过问。台州干部也上下同心,一个个项目都在努力工作中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政府的“亲”要体现为企业的获得感,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近年来,浙江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大力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了审批事项、审批层级和审批环节“三减少”,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2017年浙江省“两会”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将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提升效能、优化服务。

“八禁”划出干部红线
“五不”框定“君子之交”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党员干部与企业的关系,让政商关系“亲”上加“清”? 2016年11月,浙江省出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进一步厘清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合情合理、合法合纪交往的界限。

意见对各级干部提出了8个“严禁”,包括严禁向企业乱摊派、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募捐;严禁吃拿卡要、以权谋私;严禁对企业故意刁难、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严禁干预和插手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严禁收受企业礼品、礼金、消费卡,参加宴请或旅游、健身、娱乐活动等;严禁违反规定在企业中兼职或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证券等;严禁未经批准参加企业各类庆典活动;严禁纵容、默许、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

在明晰干部行为“禁区”之外,意见还要求非公企业负责人5“不”,即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不踩红线,让政企双方交往有章可循。

玉环县卡滋乐蛋糕店创始人黄丽萍从事烘焙行业9年多。她说,不少干部都是熟人,但“亲近”与“规矩”自有界限,企业专心

我国新能源陷入“边建边弃”怪圈

经参

一方面是不不断增加的弃风弃光,一方面是不不断增加的装机总量,我国新能源越来越陷入“边建边弃”的怪圈:长期存在的输送消纳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近两年反而更加恶化。“边建边弃”的背后,是我国新能源过剩的危机,庞大的投资在广袤的原野里晒太阳。

弃风弃光十余年 形势更趋恶化

从嘉峪关往西,沿着G30国家高速百余公里,就进入我国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风电基地,成片的风车沿公路两旁排列,绵延300余公里,宛如“白色森林”。截至2015年底,酒泉风电装机900万千瓦,光伏装机165万千瓦。记者看到,虽然寒风凛冽,但是八成以上的风机静静耸立,任凭朔风猎猎,我自岿然不动。

“装机20万千瓦的风电场,只发一万千瓦的都有。”已经在甘肃瓜州县戈壁滩上风吹日晒了近十年的许广生,谈起风电时更多的是忧虑,“风电产业要被弃风拖垮了。”

许广生所在的甘肃中电酒泉风力发电公司是甘肃最早进行风电开发的企业之一,目前有装机107万千瓦,2016年弃风率为54%。

和中电酒泉风力发电公司一样,在酒泉风电基地,所有的风电企业无一例外地陷入生产经营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居高不下的弃风,十余年来,新能源的这个顽疾就没有好转过。记者了解到,目前甘肃风电装机为1277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三位。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风电弃风率为15%,成为有史以来弃风最严重的年份,2016年一季度弃风率攀升至26%,而2016年前9个月“三北”地区的平均弃风率更是逼近30%。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2015年的弃风电量合计约350亿千瓦时,直接经济损失约180亿元,这意味着全年的弃风损失几乎抵消了2015年全年风电新增装机的社会效益。弃风的同时,弃光也在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中利腾晖光伏公司在嘉峪关有150兆瓦的光伏装机,“2016年近70%的装机在闲置,是弃光最多的一年。”电站负责人陶生柱说。

记者了解到,金昌是甘肃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的光伏基地,2015年底光伏装机达到180万千瓦,光伏发电比例不足装机容量的40%。甘肃目前是我国光伏装机容量居第二位的新能源大省,光伏装机678万千瓦。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一季度,全国弃光主要发生在甘肃、新疆和宁夏,其中甘肃弃光限电8.4亿千瓦时,弃光率39%,甘肃

是国内弃风弃光的“双料冠军”。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介绍,2016年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326亿千瓦时,弃光电量37亿千瓦时。

除了已并网的装机闲置严重外,还有一些已经建成却无法并网的装机,正在戈壁滩上晒太阳。

救命措施不断出台 实际效果有限

面对愈演愈烈的弃风弃光,国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化解。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区通过新能源与自备电厂电量置换、大用户直购点、发展高载能产业、实施清洁供暖等措施扩大就地消纳规模,国家电网则通过建设远距离特高压输电线路,加大外送力度。但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弃风弃电显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新能源界的人士认为,用电需求增长放缓、消纳市场总量不足;新能源增速太快、电网调峰能力不足;通道建设与电源建设不匹配、电网送出能力有限;电网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区域受网架约束影响消纳等问题,是我国弃风弃光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国新能源快速发展的这十年中,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过。

在就地消纳不了、外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2016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已经陷入全面亏损的新能源企业,似乎看到了走出低谷的希望。“这是新能源行业的救命稻草。”采访时,所有的新能源企业负责人都这样评价。

与此同时,国家能源局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核定“三北”地区风电场保障性收购小时数在1800到2000小时之间。对于这个小时数,新能源行业认为,虽不是全额收购,但尚能保证企业合理盈利。

但是,此后部分省区出台的保障性收购小时数显示,保障性收购难以落实,在省级

层面就打了折扣。目前,只有河北、新疆、宁夏等省区出台了保障性收购小时数,河北最低小时数为风电2000小时、光伏1400小时,新疆风电、光伏分别为700小时和500小时,宁夏风电、光伏分别为1050小时、900小时,甘肃为风电500小时、光伏400小时。只有河北省达到了国家的要求,其余三省区都没有达到。

新能源界认为,保障性收购的这种尴尬,其实反映出的是我国新能源“边建边弃”的难解困局。

盘活存量才能破解“边建边弃”

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装机最大的国家,2016年上半年,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1.37亿千瓦,同比增长30%;2016年11月,全国累计并网光伏电站超过7400万千瓦,同比增长40%。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新能源装机并未减少,导致弃风弃光率不断刷新纪录,向常态化、恶化化发展。

在弃风弃光严重的同时,新能源财政补贴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表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达到550亿元,原有的补贴模式难以为继。

采访中,新能源界人士认为,面对“边建边弃”的困局,目前亟待盘活存量,控制增量。否则,我国新能源产业会陷入东西南北中全面“趴窝”的困境。

首先要盘活现有存量装机资源。盘活存量就相当于有了增量,就甘肃而言,目前光伏装机容量是678万千瓦,有70%约470余万千瓦的装机闲置。如果闲置装机率下降到30%,相当于增加了332万千瓦的装机,比东部一个省的光伏装机都多。

光伏业内人士估算,如果盘活存量资源,将西北五省累计并网的约2300万千瓦光伏发电弃光率降低一半,就相当于增加了近千万千瓦的光伏装机,这已经接近于目前中东部和南方地区的光伏装机。

做市场,相处起来反而简单。

推进“政企对话”
探索“容错机制”

“不敢腐”已成气候,但也有一些官员为避嫌,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脸好看、事难办,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背对着背”。因此,浙江既强调有所敬畏,也要求大胆担当。

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与企业经常性沟通联系机制,将“政企对话”上升到制度层面。此外,浙江省还下发《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鼓励基层干部大胆探索、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宽容改革失误,着力解决当前一些干部不担当、不敢为等问题。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干部要对企业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台州路桥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叶帮锐说,“新的一年,路桥要求基层干部要对企业‘墙内的事帮办,墙外的事包办’,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2016年底,吉利汽车临海产业园扩建项目动工建设,总投资约32.6亿元,建成后年整车产能将从10万辆提升到30万辆,年产值可达330亿元。项目背后,是临海市分秒必争、挂图作战,“2个月实现签约、签约后5天内动工”的“临海速度”。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这是政府对实业和企业家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令人赞赏。

政府的高水平服务,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能,让大批浙商看好家乡,并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和发展。据浙江省发改委统计,2016年浙商回归项目到位资金3450亿元,增长12.5%。

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韩水表示,未来几年将把弃风弃光率力争控制在5%以内的合理水平。记者采访的甘蒙青的新能源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个目标在风光电装机较少、电力短缺的时候都没有完成,在目前庞大的装机体量下更不可能实现。

但是,新能源界对盘活存量并不乐观。2016年底发布的电力发展和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全国风电装机将达到2.1亿千瓦以上,年均新增约160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要达到1.1亿千瓦以上。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说,在我国整体能源需求放缓、风电装机过剩的情况下,风电、火电、水电都要抢占发电空间,竞争将十分激烈。

其次调整新能源发展规划,为“三北”地区预留更大的消纳空间。2016年初,国家能源局叫停了甘吉蒙新等“三北”省区新增新能源项目,近期出台的《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在布局上将风电开发主战场从“三北”地区调整到了消纳能力好的中东部和南方区。

采访中,甘肃、内蒙古、青海的能源管理部门认为,“十三五”风光电的重点区,恰恰是“三北”地区新能源外送的目标区,这就意味着“三北”新能源大基地的外送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只能侧重于就地消纳,即使目前在建的多条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外送仍然有限。

新能源企业认为,国家核准“三北”6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时,基本思路就是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将“三北”新能源向“三华”地区输送,现在新能源布局的调整,基本上砍断了“三北”新能源外送后路。虽然“十三五”规划提出解决“三北”4000万千瓦风电的外送消纳问题,但没有可操作的细则,如何外送,送到哪里,都是未知数。在电力市场蛋糕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各省市首先确保消纳本区域内的电力电量,谁又给外省电力让出市场份额呢?业界认为,当新能源“村村冒烟”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个产业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

追问山东墨龙:
变脸叠加减持
背后真相到底如何

杨晓波

2月3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山东墨龙即以“抢头条”的架势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一份业绩变脸的修正公告,加上业绩修正前公司董事长及一致行动人进行大规模减持,触发监管红线,被深交所发监管函。变脸叠加减持,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的问题?山东墨龙欠缺给市场一个交待。

受消息影响,2月6日山东墨龙AH股继续低开低走,截至收盘,A股股价下跌2.47%报8.3元,两日累计下跌11.14%,H股股价跌3.7%两日累计下跌16.67%。A股股价创下半年新低。

业绩变戏法
股价连续下跌创半年新低

3日山东墨龙发布修正公告称,公司预计2016年全年净利润为亏损4.8亿元-6.3亿元。该消息一经披露,让投资者吃了一惊,原因在于2016年10月26日山东墨龙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6年1-12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万至1200万元,同比增长102.31%至104.62%,对公司股价构成重大利好,专用设备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1329%,公司本季度净利润环比上季度下降201.72%至增长58.71%。

对于公司业绩如此大的变化,山东墨龙发布公告解释称,一方面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另一方面2016年市场形势依然低迷,受油价波动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虽然产量较2015年度增长,但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滑且价格波动频繁,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受到重大影响。

从2016年10月份开始,山东墨龙一系列公告从利好到控制人减持再到业绩巨亏,如同变戏法。山东墨龙2016年10月27日预告扭亏为盈,再加上彼时深港开通,刺激股价攀升,不过与业绩及股价走势相悖的是控制人张恩荣一路疯狂减持,甚至超过5%都忘记公告,被深交所发了监管问询函。

一致行动人减持涉嫌违规

山东墨龙实际控制人涉张恩荣因违规减持,1月18日被深交所下发监管函。深交所表示,张恩荣作为上市公司山东墨龙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4年9月26日至2017年1月13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山东墨龙股份4390万股,合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5.502%,张恩荣在累计减持山东墨龙股份比例达到5%时,并未按照《证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权益变动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且也未停止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深交所认为,山东墨龙实控人张恩荣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要求其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017年1月22日山东墨龙发布减持公告称,实际控制人张恩荣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1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4%。变更前为占公司总股本的5.5%。山东墨龙给出的减持理由为主要用于个人捐献的寿光市文化公益项目发展及支持上市公司运营发展等。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近两年上市公司减持理由让人眼花缭乱。实质上,高管减持都象征着公司高管对公司前景的担忧,套现可以保证个人利益安全。

公司或被戴“*ST”帽子
高管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按照相关规定,若山东墨龙2016年度继续亏损,加上2015年亏损2.6亿元,公司2016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公司简称前多了“*ST”符号。

此外,山东墨龙此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疑似违反了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峰律师告诉记者,深交所的监管函只是山东墨龙违反法律责任的第一步,根据证券法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金额可能会非常大”,不排除后续证监会还会对山东墨龙实际控制人张恩荣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的可能性。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近日表示,山东墨龙信披内容或涉嫌违规,如果公司在业绩变脸上没有合理的理由,可能被认定为误导性陈述,这是虚假陈述的一种。相关高管及上市公司则可能被认定为没有尽到审慎的职责。

此外,许峰还提出质疑,不管是作为投资者还是作为律师,因为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因素,质疑仅能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真相到底如何?山东墨龙的违规程度到底如何?尚需监管层深度介入后方能打开谜团。

许峰提醒,上述情况一旦属实,投资者可以向上市公司进行维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应该对通过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从而实现诱导欺骗投资者的行径感到羞愧。在“依法、从严、全面”的监管背景下,对于涉及违法违规的行为,建议监管部门严肃处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